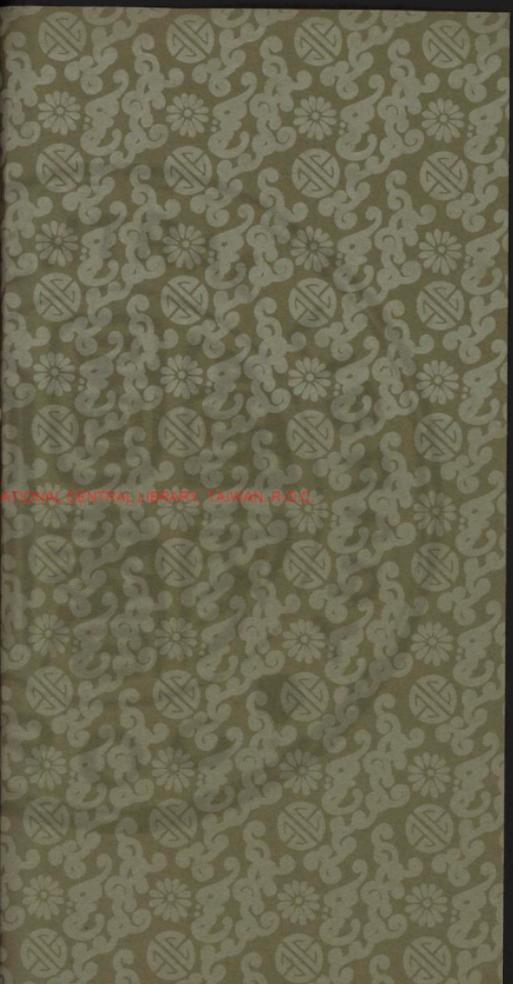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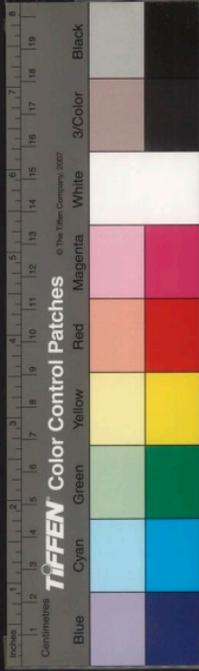


224762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TAIWAN



五代史補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己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遂隊立帥或有沒而不反者

浚陽陶岳介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其餘皆斬之謂之隊處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敬翔裨贊

敬翔應傳三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陣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文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兵者詭道變化無窮若依古法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楊凝式佯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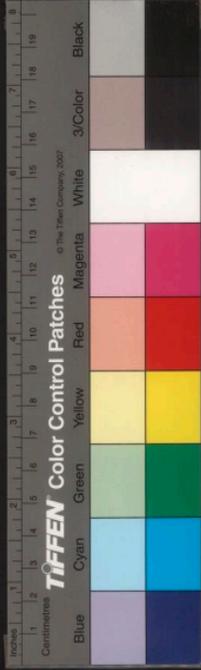
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國家至此乃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其如千載之後何宜辭免之特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陰使人採訪群議縉紳之士及禍甚眾涉常不自保忽聞凝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自是神色沮喪者數日凝式恐事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唐侵略

楊行密常令宣州刺史田頌領兵圍錢唐鏖危急遣其子元臻修好於行密元臻半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己女妻之遽命頌嚴兵未幾頌果班師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眾謂之朱三郎者署為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兵朱氏驍勇到任恃眾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居亡何行密得目疾雖愈且詐稱失明其



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墻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
為實然往無礼朱氏聞之信而稍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
謂妻曰吾不幸臨老而兩目如此男女輩幼小苟不諱則國
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夕思忖不如召泗州朱三舅來使句管
軍庫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朱氏聞召而
大喜倍道而至及入謁行密恐其覺止於堂中以家人礼見
朱氏頗有得色方設拜行密奮袖中鉄槌以擊之正中其首
然猶宛轉號叫久而方斃行密即時升廳召將吏等謂曰吾
所以稱兩目失明者蓋謂朱三此賊今已擊殺而目無事矣
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儻妾嘗所無礼者皆自斃初
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

惧且拜會有客自外入知其非常勸令釋行密去事郡將
度不能依乃投高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
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戰馬

朱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蠶霸其為礼待加於諸將數等
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
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温覩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
及行密死子溥嗣立温與張錡爭權釐殺錡自是事無大小
皆決於温既而温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
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
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詣溥起兵



誅溫溥素懦怯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鬼不足為計亦自
殺中外大駭且惧溫至處以瑾尸暴之市中時盛夏暑青燄
無敢輒斂

王建犯徒

王建在許下時尤不逞嘗坐事遭徒但無杖痕耳及據蜀得
馬洎為從事洎好詆訐建恐為所譏因問曰切聞外議以
吾曾遭徒刑有之乎洎對曰有之建恃無杖痕且欲得衆因
袒背以示洎曰請足下試看有遭杖責而肌肉如是耶洎知
其詐乃撫背而嘆曰大奇當時何處得此好膏藥來實佐
皆失色而洎晏然建曰蓋汝筆木之見也且吾在神策軍時
主內門魚鑰見唐朝諸帝待翰林學士雖交友不若今我

恩顧比當時才有百分之一耳何謂之過當耶論者多之

鍾傳重士

鍾傳雖起於商販尤好學重士特江西士流有名策者多因
傳薦四遠騰然謂曰英明諸葛浩素有詞學嘗為泗州館
驛巡官仰傳之風因擇其所行事錄之可稱者十條列於啓
事以授之士啓凡五千字皆文經典贍傳覽之驚嘆謂竇
佐曰此啓事每字可以千錢酬之遂贈浩五千貫仍辭在
幕下其激勸如此

羅隱東歸

羅隱在科場恃才傲物尤為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
宿羅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為所棄每與接談常自



大以沮之及其果遭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師咲曰吾子於一第雖首冠羣英亦不過一薄尉耳若能罷舉東歸依伯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耳自擇隱憤然不知所措者數日時錢鏐方得兩浙隱欲東歸錢唐苦窘之無資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叙其家世以鄴王為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布衣耳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隱名震天下王公大人為其所薄今惠然肯顧得在姪行為幸多矣諸公慎勿言於是擁旆郊迎一見即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贈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於鏐謂叔父鏐首用之權寘慎府使典軍中書檄其後官給事中

鄭準作歸姓表

鄭準性諒直能為文長於駢奏咸內鎮荆南辟為推官內嘗仇殺人惧為吏所捕乃改姓郭氏及為荆南節度始命準為表乞歸本姓準授筆而成其畧云臣門非冠蓋家本軍戎親朋之內肝睚為人報怨昆弟之間點染無處求生背故國以狐疑望鄰封而鼠竄成為本姓郭乃冒稱本避犯禁之辜敢歸司寇別荷受封之典誠愧諸侯伏乞聖慈許歸本姓其表甚為朝廷所重後因泐生辰淮南楊行密遣使致禮幣之外仍賜初學記一部準忿然以為不可謂泐曰夫初學記蓋訓童之書耳今敵國交聘以書為賂得非相輕之甚耶耳致書責讓泐不納準自嘆曰若然則非敵國足彰幕府之無



人也恭佐無狀安可久居遽請解職油怒其去潛使人於途
中殺之

曹唐死

曹唐柳州人少好道為大小遊仙詩各百篇又著紫府玄珠
一卷皆叙三清十極紀勝之事其遊仙之句皆為士林所推
其後遊信州館于開元寺三學院一旦卧疾衆僧忽見之青
衣緩步而至且四顧顧視相謂曰只此便是言訖直入唐之
卧室衆僧驚異亦隨之而入踰闕而青衣不復見但見唐已
殂矣先是唐與羅隱相遇隱有題牡丹詩曰唐因戲隱云此
非賦牡丹乃題女子障耳南人以歌姬為女子羅隱庶曰猶
勝足下鬼詩唐曰其詞安在只樹底有天春寂得非鬼詩

唐無言以對至是卒

杜光庭入道

杜光庭長安人應九經舉不第時長安有潘尊師者道術甚
高為僖宗所重光庭素所希慕數遊其門當僖宗之幸蜀也
觀蜀中道門牢落思得名士以主張之駕回詔潘尊師使於
兩街求其可者尊師奏曰臣觀兩浙之衆道所塗說一時之
後即有之至於掌教之士恐未合應聖旨臣於科場中識九
經杜光庭其人性簡而氣清量寬而識遠且困於科場塵思欲
脫利名久矣以愚臣思之非光庭不可僖宗召而問之一
見大悅遂令披戴仍賜紫號曰廣成先生即日馳驛遣之及
王建據蜀待之愈厚又號為天師光庭常以道德二經注者



雖多皆未能演暢其旨因著廣成義八十卷他術稱是識者多之

僧貫休入蜀

僧貫休婺州蘭溪人有逸才長於歌詩常遊荊南時成汭為荊南節度使生日有獻歌詩頌德者僅百餘人而貫休在焉汭不能親覽命幕吏鄭准定其高下准害其能輒以貫休為第三等貫休怒曰鑑藻如此其可久乎遂入蜀及至值王建稱藩因獻之詩云一籠一鉢垂々老萬水千山得々未建大悅遽加禮待泊備大號以國師賜號曰禪月貫休有機辨臨事制變衆人未有出其右者杜光庭欲挫其鋒每相見必伺其舉措以戲調之一旦因並鬱於通衢而貫休馬忽墮冀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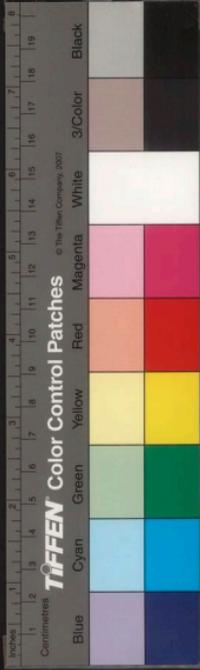
庭連呼大師大師素珠落地貫休曰非素珠蓋大暎丹耳光庭大慚貫休有文集四十卷吳融為之序號西岳集行於世後唐二十條

太祖號獨眼龍

太祖武皇本朱耶赤心之後沙陀部人也太祖生眇一目長而驍勇善騎射所向無敵時謂之獨眼龍大為部落所嫉太祖恐禍及遂舉族歸唐授雲中刺史賜姓李名克用黃巢犯長安自北引兵赴難功成拜太原節度使封晉王

淮南罵太祖真

武皇之有河東也威聲大振淮南楊行密帝恨不識其狀貌因使畫工詐為商賈往河東罵之畫工到未幾人有知其謀



者擒之武皇雖甚怒既而親謂曰且吾素眈一目試召亟使
寫之觀其所為何如及武皇按膝厲聲曰淮南使汝來寫吾
真必盡工之尤也若寫吾不及十分即堦前便是汝死之所
也畫工再拜下筆時方盛夏武皇執八角扇因罵扇角半遮
其面武皇曰汝誦吾也遠使別寫之又應聲下筆畫其辟目
掛弓撻箭之狀仍微合一眼以觀箭之曲直武皇大喜因厚
賂金帛遣之

莊宗能訓練兵士

莊宗之嗣位也志在渡河但恨河東地狹兵少思欲百練其
衆以取必勝於天下乃下令凡出師騎軍不見賊不許來
馬前後已定不得越軍分以避險惡其分路並進期會有

處不得遺畧刻并在路敢言病者皆斬之故三軍惧法而戮
力皆一當百故米梁舉天下而不敢禦卒為所滅良有以夫
初莊宗為公子時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詞其後凡用軍
前後隊伍皆以所撰詞受之使揚聲而唱謂之御制至於入
陣不論勝負馬頭纒轉則衆樂齊作故凡所聞戰人忘
其死斯亦用軍之一奇也

明宗入倉草場

明宗之在位也一旦幸倉草場觀內時主者以車駕親臨悞得
罪其較量甚輕明宗因謂之曰且朕自省事以來倉場給散
經一二十年未畢今較量如此其後虧折將何以償之對曰
竭盡家產不足則繼之以身命明宗愴然曰今後每石加



二斗耗以備嵐雀侵蝨謂之雀鼠耗倉場加耗自此始也

秦王撥禍

秦王從崇明宗之愛子好為詩判河南府辟高鞏為推官鞏
尤能為詩賓主相遇甚歡自走入門下者當時名士有若
張抗高文蔚何仲奉之徒莫不分走抗礼更倡迭和時于戈
之後武夫用事觀從崇所為皆不悅於是康知訓等切議曰
秦王好文交游者多詞客此子若一旦南面則我等轉死溝
壑不如早啗之高鞏知其謀因勸秦王託疾此鞏須臾問候
請大王伏壯士出其不意皆斬之庶幾免禍矣從崇曰至尊
在上一旦如此得無危乎鞏曰子弄父兵罪當笞耳不然則
悔無及也崇從猶豫不決未幾及禍高鞏棄市初從崇之

敗也高鞏寘于民家且落髮為僧既擒獲知訓以其毀形難
認復使巾幘著緋驗其真偽然後用刑鞏神色自若猶厲
声曰朱衣才脫白兩難逃觀者杜之

高季興據荆南

高季興本陝西陝右人為太祖裨將出為郢州防禦使時荆
南成汭征鄂州不利而卒太祖命季興為荆南留後未幾會
武陵土豪雷彥恭作亂季興破之遂以功授荆南節鉞莊
宗定天下季興首入覲因拜中書令封南平王初季興常從
梁太祖出征引軍早發至通旅未曉有嫗秉燭迎門其礼
甚厚季興疑而問之對曰妾適夢有人叩閤呼曰速起速起
有列土王来及起盥漱畢東燭開門而君子登至得非所

謂王者耶所以不敢褻慢耳季興喜及來荆南竟至封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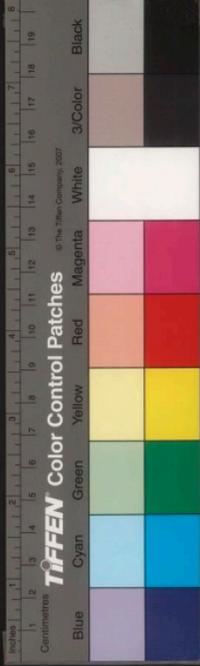
王氏據福建

王潮之來福建也值連帥陳岩卒子擘范暉自稱留後潮攻拔之盡有其地遂為福建觀察使至其子審知立雖天下多事猶能修其職貢朝廷嘉之封閩王審知卒弟延均嗣無識輟改審知制度僭稱大閩改元龍啓其後為子暉殺暉多行不道閩人殺之立從父延義改元永隆延義不恤政事國亂為其將連重遇所弑王氏之族遂滅先是梁朝有王霸者即王氏之遠祖為道士居於福州之怡山霸嘗云吾之子孫當有王於此方者乃自為讖藏之于地唐光啓中道士徐宗玄獲之言有二代封土是以潮未闔之初王潮嘗假道於

洪州時鍾傳為洪州節度使以潮若得福建境土相接必為已患陰欲誅之有術者言潮必貴不可害傳乃已遽如授送及審知之嗣位也楊行密方盛常有吞併東南之志審知居常憂之問國休咎於術者術者云不怕羊入屋只怕錢入腹審知嘆曰羊者揚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揚行密而在錢氏乎至延義為連重遇所殺諸將爭立江南乘其時命查文徽領兵戈之經年不能下會兩浙救兵至文徽腹背受敵遂大敗自是福州果為錢氏所有

孟知祥兩代讖

孟知祥入蜀視其險固陰有割據之意泊抵成都值晚且憇于郊外有推小車子過者知祥問曰汝車所勝幾袋答曰



盡力不過兩袋知祥惡之初知祥將據蜀也上表乞般家屬
時樞密使安重誨用事拒其請知祥曰吾知之矣因使人密
以金百兩為賂重誨喜為敷奏詔許之及家屬至知祥對僚
吏大嘆曰天下謂安樞密將謂天地間未有比誰知只消此
百兩金亦不足畏也遂守險拒命其後果兩世而國滅

孟知祥平董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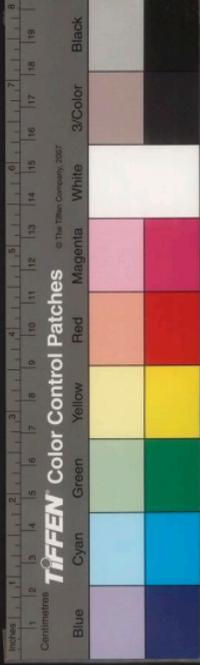
孟知祥與董璋有隙舉兵討之璋素勇悍聞知祥之來也以
為送死諸將兩端季錡為知祥判官深憂之及將戰知祥欲
示閒暇自寫一書以遺董璋無何舉筆輒誤書董為重字不
悅久之錡在側大喜且引諸將賀於馬前知祥不測曰事未
可測何賀也錡曰其董字章下施重金大王去章書重字是

董無頭此先勝之兆也於是三軍忻然一戰而董璋敗

宋齊丘投張洞天

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

宋齊丘豫章人又常在鍾傳幕下齊丘素落魄父卒家計
蕩盡已在窮悴朝夕不能度時姚洞天為淮南騎將素好士
齊丘欲謁之且囊空無紙筆之費計無所出但於逆旅杜門
而坐如此殆數日鄰房有散樂女尚幼問齊丘曰秀才何以
數日不出齊丘以實告女嘆曰此甚小事乃惠以數緡齊丘
用市紙墨為長詩以投洞天其畧曰齊丘學並無成攻文失
志歲華蹭蹬身事蹉跎胃中之萬仞青山壓低囊宇頭上
之一輪紅日燒盡風雲加以天步凌夷皇綱廢弛四海洲黑
中原血紅無飛蒼走黃之辨有出神沒鬼之機洞天怒其言



大不即接見齊丘窘急乃更其啓翌日復至其畧云有生不
若無生為人不若為鬼又云其為誠懇萬端只為飢寒兩字
洞天始憫之漸皆拯救徐溫聞其名召至門下及昇之有江
南也齊丘以佐命功遂至將相乃上表以散樂女為妻以報
惠許之

黃損不調

黃損連州人少有大志其為學務於該通嘗上三書號曰三
要大約類陰符鬼谷同光初應進士以此書授於公卿間議
者以為有王佐才治筮第歸會王潮南稱伯損因獻十策
求入幕府其言多指斥權要由是衆嫉之然以其掇朝廷名
第不可坐廢踰年始授永州團練判官未幾又得足疾遂
退居於永州北滄塘湖上以詩酒自娛卒

張仲舉及第

張仲舉營道人美姿容年十三俊邁絕倫時家貧輸稅不及
限李臯為營道令怒之乃荷項係獄將擗楚焉或有言能為
詩者臯就試之仲舉援筆而成大有警句臯自為脫枷釋之
自是仲舉銳意就學天成中入洛特秦王為河南尹尤重士
仲舉與江文蔚俱遊其門及求薦公舉數百人獨以仲舉為
擅場仲舉因獻詩謝秦王大悅故一舉上第及歸遇文昭高
氏承制臯已為學士之首且執政柄而仲舉遂加引用未幾
與之同列及出又為全衡二州刺史

徐寅擯棄



徐寅登第歸闕中途經大梁因獻太祖遊大梁賦時梁祖與
太原武皇為仇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
曲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胡奴望並威而胆落未幾有人
得其本來大原者武皇見而大怒及莊宗之滅梁也四方諸
侯以為唐室復興秦琛為慶者相繼王審知在閩中亦遣
使選召其使問曰徐寅在否使不敢隱以無恙對莊宗因恠
然曰汝歸語王審知父母之讐不可同天徐寅指斥先帝令
聞在彼中何以容之使回具以告審知曰如此則欲殺徐寅
耳今殺則未敢奉詔但不可用耳即日戒聞者不得引接徐
寅坐是終身止於秘書正字

敬新磨伊侮

敬新磨河東人為伶官大為莊宗所寵惜莊宗出自沙陀部
落既得天下多用蕃部子弟為左右侍衛高鼻深目者甚眾
加以恃勢凌辱衣冠新磨居常嫉之眾皆切齒相訐於莊宗
其間亦有言發而泣下者莊宗不悅召新磨責之曰吾蕃部
各垂淚告朕何也新磨即厲聲對曰陛下妾矣此輩淚便用
桔槔子打亦不出蓋為其目深也莊宗素好俳不覺大笑時
殿上嘗有惡犬及新磨退一犬奮起似欲肆噬新磨意莊宗
使之遽倚柱大呼曰陛下勿縱男女咬人莊宗色變索弓箭
新磨遽抗聲曰陛下改元以同光為紀元天下謂之同光帝
且同者銅也不得敬新磨同光何以見耶莊宗又欣然其
詭浪狎侮應機而發皆此類也



晉二十一條

高祖先兆

高祖尚明帝女宮中謂之石郎及將起兵于太原京師夜聞狼皆群遊往入宮中愍帝患之命諸班能射者分頭捕逐謂之射郎未幾高祖至

少主不召桑維翰

少主之嗣位契丹以不侯命而擅立之又景延廣辱其使契丹怒率國南侵以駙馬都尉杜重威等領駕下精兵禦之於中流河橋既而契丹之眾已深入而重威等奏報未到朝廷特桑維翰罷相為開封府尹謂僚佐曰事急矣乃叩內閣求見欲請車駕親征而少主方在後苑調鷹至暮竟不召維翰

退而嘆曰國家阽危大臣求見而不召事可知矣未幾杜重威之徒降于契丹少主遂北遷

桑維翰張彥澤被害

桑維翰形貌甚怪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眾突入開封府弑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乃厲声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礼乃升廳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以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報效一旦叛背助夷伏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觀其辭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如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可再見耶是夜令壯士執府



縊殺之

李濤納命

李濤常忿張彥澤殺邠州幕吏張武而取其妻濤帥同列上疏請誅彥澤高祖方姑息武夫竟不問未幾契丹南侵至中渡橋彥澤首降武主喜命以本軍統著部控孩之士先入京師彥澤乃挾宿憾殺開封尹桑維翰濤聞之謂親知曰吾曾上疏誅請彥澤今國家失守彥澤所為如此吾之首領必不可保然無可奈何誰能伏葦溝瀆而取辱耶於是自罵門狀求見彥澤其狀云上疏請殺彥澤大尉人李濤謹隨狀納命彥澤覽之欣然降塔迎之然濤久未安復曰太尉果然相怒乎彥澤曰覽公門狀見納命二字使人怒氣頓息又何

憂哉濤素滑稽又為伶人詞曰太尉既相怒何不將壓轆絹來彥澤大咲卒善持之

馬希範奢侈

馬希範武穆之嫡子性奢侈嗣位未幾乞依故事置天策府僚屬於是擢從事有才行者十八人並為學士其餘列校各以次授任莫不大興土木以建康府庭為岩廊有九龍金華等殿用丹砂塗其壁凡用數十萬斤契丹南侵聞其事以為希範非常人遽使冊為尚父希範自以得戎虜推奏欣然當之矣惟丁思僮素有才畧為馬氏騎將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耻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際使馳驛四方引兵直趨京師誅犬戎天子反正然後凱旋如



此則齊桓晉文不足數也時不可失願大王急首之希範本無遠畧加以興功工作府署未畢不忍棄去遂寢自是思僅常快、

馬希範殺高郁

高郁為武穆王謀臣莊宗素聞其名欲離間之會武穆王使其子希範入覲莊宗以希範年少易激乃撫其背曰國人皆言馬家社稷必為高郁所取今有子如此高郁安得之耶希範居常嫉郁忽聞莊宗言深以為然及告歸武穆請誅之武穆咲曰唐主以郁資吾伯業故欲間之耳若遭此計必至破滅慎勿言也希範以武穆禍在朝夕因使人誣告郁謀反而疾滅之初郁與武穆俱起行陣郁貪且僭常以銀葉

護其井四面內外皆然謂之柘裡其奉養過差皆此類莊宗得以媾孽自後希範陰晦中見郁後竟為患而為殂

李昇得江南

李昇本為徐溫所養殺張鎰推出於己自稱大丞相中書令都統及出居金陵以嫡子知訓為宰相而昇尋授潤州節度甚快、將白溫辭之宋齊丘素與昇善因謂昇曰知訓驕倨不可大用殆必有折足之患潤州繞隔一水耳有急則可以立功慎勿辭也昇聞之釋然行至潤州未幾知訓果為朱瑾所殺是夜江都大亂火光亘天望之曰宋公之言中矣遂引軍渡江盡殺朱瑾之黨然後辭去甲備以待溫至即日用昇為左僕射知政事以代知訓昇善於撫御內外歸之故溫



卒未幾而江南遂為昇有初昇既畜異志且欲諷動僚屬
天大會酒酣出一令須取靈指古人名仍詞理通貫時宋齊
丘徐融在坐昇舉杯為令曰雪下紛：便是白起齊丘曰著
履過街必須雍齒張融意欲挫昇遂白朝日一出爭奈蕭
何昇大怒是夜收融投于江自是與謀者惟齊丘而已

李瀚作錢鏐碑

李瀚有逸才每作文則筆不停輟而性嗜酒楊凝式常受詔
撰錢鏐碑自以不逮於瀚乃多市美酒召瀚飲俟其酣且使
代筆經宿而成凡一萬五千字莫不詞理典贍凝式嘆服又
之少主入蕃宰相馮道等至鎮州或主皆放還瀚時為翰林
學士北主以其才特留之竟卒于蕃中

歐陽彬入蜀

歐陽彬衡山人世為縣吏至彬特好學工於詞賦馬氏之在
湖南也彬將希其用乃携所著詣府求見之礼必先通名紙
有掌客更樊知密好賄陰使人謂彬曰足下之來非徒然也
實欲顯族致身而不以一物為貶其可乎彬恥以賄進竟不
與既而樊怒擯名希於地曰豈吏人之子欲于謁王侯也彬
深恨之既而落魄街市歌姬酒徒無所不押有歌人瑞卿者
慕其才遂延之于家瑞卿能歌每歲武穆王生辰必歌於筵
上時湖南自舊管七郡外文加以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作九
州歌以授瑞卿至時使歌之實欲感動武穆既而竟不開彬
計無所出思欲寬入鄰道但未有所向居無可聞西蜀綱

將發彬遂謀入蜀瑞卿異之家財約數緡分半以資路途彬亦不讓因以瑞卿所贈畫賂綱吏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獻遂萬里朝天賦蜀主大悅擢居清要其後官至尚書左丞出為夔州節度使既領夔州武穆王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仍以衡山宗族為託希範得書大慙之彬親友悉免其賦役下令搜訪草澤由是士無賢不肖叅謁皆延容之因彬所致也彬雅有風儀甚為文詞近而理直聞之者雖不知書亦釋然曉之竟以此遇

戴偃擯棄

戴偃金陵人能為詩尤好規諷唐末罹亂遊湘中值馬氏有國至文昭王以公子得位尤好奢侈起天策府構九龍金華

等殿斤斧之聲晝夜不絕非之自稱玄黃子普漁父詩百篇以猷欲規諷之文昭省之怒一旦謂賓佐曰戴偃何如人時賓佐不測以偃為文昭所重或對曰偃詩人方在貧悴大王哀之置之參簿之間足矣文昭曰數日前猷吾詩想其為人大抵務以漁釣自娛耳宜賜碧湘湖便以遂其性亦優賢之道也即日便遷居湖上仍偕戒公私不得與之往還自是偃窮餓日至無以為計乃謂妻曰與汝結髮已生一男一女今度不惟擠於溝壑亦恐首領不得完全宜分兒適去庶幾可免不然旦夕死矣於是舉骰子與妻約曰彩多得兒彩少得女既擲偃彩少乃攜女相與痛哭而別偃將奔嶺南至永州會文昭薨乃止其後不知所終



安重榮叛

安重榮出鎮常懷不軌之計久矣但未發居無何廐中生朱鬃白馬有鴉生五色雞以為鳳乃欣然謂天命在己遂舉兵反未幾與王師先鋒遇一戰而敗

石文德獻挽歌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醜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書求用文昭以其陋未嘗禮待文德由是寤悴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文學者各撰挽辭文德獻辭十餘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始召文德而愧謙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充融州刺史文德晚尤好著述乃撰大唐新纂

十三卷多名人遺事詞雖不工事或可采時以多聞許之

趙在禮拔釘錢

趙在禮在宋州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差去可謂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誘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朝廷姑息勳臣許之在禮於是命吏籍官內戶口不論主客每歲索錢一千納之於家第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之不若也是歲獲錢百萬

僧齊己

僧齊己長沙人長沙有大為同慶寺僧多而地廣佃戶僅千餘家齊己則佃戶胡氏之子也七歲與諸童為寺司牧牛然



天性穎悟於風雅之道日有所得往以竹枝畫牛背為篇
什衆僧竒之且欲壯其山門遂勸令出家時鄭谷在袁州齊
己因攜所賦詩往謁焉有早梅詩曰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
開谷笑謂曰數枝非早不若一枝則佳齊己矍然不覺薰三
衣叩地設拜自是士林以谷為齊己一字之師其後居於長
沙道林寺時湖南幘府中能詩者有如徐東野庾凝劉昭
嵩之徒莫不羞名籍甚而徐東野尤好輕忽雖王公不避也
每見齊己必慄然不敢以衆人待之嘗謂同列曰我輩所作
皆拘於一途非所謂通方之士若齊己才高思遠無所不到
殆難及矣及將遊蜀至江陵高從誨慕其名延留之命為管
內僧正齊己不獲已而受自是常快竟卒於江陵有詩八

百首光憲叙之號曰白蓮集行于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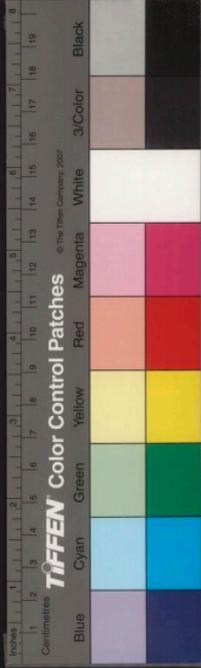
漢二十條

上藍寺石播識

高祖嘗在晉祖麾下晉祖既起太原高祖遂有天下享祚俱
不過二世矣

蘇逢吉際會

高祖在河東幕府闕書記朝廷除前進士立廷敏為之以高
祖有異志恐為所累辭疾不赴遂改蘇逢吉未幾契丹南侵
高祖伏順而起兵逢吉以佐命功自掌書記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逾年廷敏始選授鳳翔麟游縣令過堂之日逢吉戲之
且撫所坐椅子曰合是長官坐何故讓與鄙夫廷敏慙慙而



退

樞密使擅督留守

周高祖為樞密鳳翔永興河中三鎮反高祖帶職出討之迴
戈路由京洛時王守思為留守以使相自專乘檐子迎高祖
高祖遙見大怒且疾驅入於公館久之始令人傳旨託以方
浴守思不知其怒但安坐俟久之時白文珂在高祖麾下高祖
召而謂曰王守思乘檐子候吾誠無禮也安可久為留守汝
宜亟去之代文珂不敢違即持礼上頤之吏蹶去報守思曰
白侍中受樞密命為留守詎守思大驚奔馬而歸但見家屬
數百口皆被逐於通衢中百姓莫不聚觀亦有乘便誦呼索
取貸錢物者高祖使吏籍其數立命償之家財為之一空朝

廷悚然不甚為理

馬希範見高郁為崇

馬希範見高郁之為人因莊宗言而殺之方臨江觀競渡置
酒未及飲而希範忽驚疑顧其弟曰高郁未希廣亦驚曰郁
死久矣大王勿妄言而希範血自鼻出是夜遂卒年止四十
九

張少敵抗議嫡庶

馬希範卒判官李臯以希範同母弟希廣為天策府都尉
撫馭尤非所長大校張少敵憂之建議請立希廣庶兄武陵
帥希萼且曰希萼處長負氣且在武陵與九溪蠻通好往來
甚歡若不得立必引蠻軍為亂李臯忽怒曰先大王與都尉



俱為嫡嗣不立之却用老婢兒其可乎不聽亦不設備未幾
希萼果以武陵反引九溪蠻軍數路齊進遂之長沙繼希廣
於郊外而支解李臯自是湖南大亂未逾年而國滅初希萼
之來也希廣以全軍付親校許可瓊使逆擊之可瓊觀希萼
衆甚恐惧夜送旗鼓乞降希萼大喜於是蕪可瓊之衆長驅
而進希廣素奉佛聞之計無所出乃被緇衣引群僧念空勝
如來謂之根笑頃之府廨火起人忽紛擾猶念誦之声未輟
其顛如此是時國亂百姓奔竄死於溝壑者十有八九

馬希萼囚於衡陽

馬希萼既立不治國事數與寮吏縱酒為樂有小門吏謝廷
擇者其帳下廝養有容貌希萼寵嬖之每宴會皆命廷擇

預坐諸官甚有生其下於是衆怒往偶語此輩舊制無燕
會惟執兵門守以防他虞今與我等同列何辱之甚也其弟
希崇因衆怒與其黨竊發禽希萼囚之於衡陽又自立未
數日江南遣來州刺史邊鎬乘其亂領兵來伐希崇度不能
敵遂降初鎬嘗為僧以覬湖南尤能弄鉞每侵晨必弄鉞行
乞及亡湖南士庶頗有識之者

高從誨誨毋夢

高從誨季興之庶子而處長為性寬厚天成中季興叛從誨
力諫之不從及季興卒朝廷以從誨忠使嗣亦封南平王

慕容彥超擒盜

慕容彥超素有鉤鉅兗州有盜者詐為大官從人駟跨於通



衢中市羅十餘尺價直既定引物主詣他門以駢付之曰此
本宅汝且坐在此吾為汝白主請直物主許之既而声迹悄
然物主怒其不出叩門呼之則空宅也於是連呼賊廷司至
疑其詐遂薰其駢收之以詣府彥起懼之且曰勿憂吾為汝
擒此賊乃留物主府中復密戒廐卒高繫其駢通宵不與
水草然後密遣親信者牽於道衢中放之其駢果入一小巷
轉教曲忽有小兒戲於門側視其駢連呼曰駢歸駢歸盜者
聞之欣然出跡遂擒之

梁震禪贊

梁震蜀郡人有才畧登第後寓江陵高季興素聞其名欲任
為判官震恥之然難於拒恐禍及因謂季興曰太山野鄙夫

非有意於爵祿若令公不以孤陋令陪軍中末議但白衣從
事可矣季興奇而許之自是震出入門下稱前進士而已同
光初莊宗得天下季興惧而入覲特慕容容皆贊成震獨以為
不可謂季興曰大王本臣梁朝與唐王世稱讎敵恐餘怒未
息得無加害之心宜深慮焉季興不從及至莊宗果欲留之
樞密郭崇韜切諫以為不可莊宗遂出季興歸行已決旬莊
宗慮之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而季興至襄州
就館而心動謂吏曰趨梁先輩之言中遂棄韉重典節曲徒
者教百人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既而是夜
三更向之急遁果至襄州劉訓料其去遠不可追而止自是
季興怨憤以兵襲取復州之監利玉沙二縣命震草奏請以



江為界震又曰不可若然則師必至矣非大王之利也李興
怒卒使為之既而奏發未幾朝廷遣夏魯奇房特溫等領
兵來伐李興登城望之見其兵少喜欲開闕出戰震復諫曰
唐兵雖少而勢甚大若大王或得一戰勝則多徵兵於四方
如此則社稷休矣為大王計莫若致書於主帥且以牛酒為
獻然後上表自効如此則庶幾可保不然非僕之所知也李
興從之果班師震之裨贊皆以類也洎李興卒子從誨立震
以從誨生於富貴恐相和不深遂辭居於龍山別業自號處
士從誨見召皆跨黃牛直抵廳事前下呼從誨不以官闕但
克召而已末年尤好篇詠與僧齊己友善

趙惟則廉介

趙惟則官至正即以廉介自處乾祐中於京師故宅賃居歲
餘有叟叩門見之嘗為此宅閹吏契丹犯闕時故主與之深
夜掘地藏金銀幾萬兵火之後主公去世人未有知者今識
其處公取之以少許見賜用救朝夕惟則初聞愕然欲誥責
是叟久之佯喜曰甚善甚善室物豈可容易而得汝慎勿言
俟吾擇一吉日召汝取之可見叟心為然既出惟則謂家人
曰平生不以貨財自污今日一旦為是叟褻瀆辱莫甚焉此
宅不可復居翌日遂遷去

廖氏世胄

廖氏虔州贛縣人有子三人伯曰圖仲曰偃季曰凝圖凝皆
有詩名偃驍勇絕倫由是豪橫遂為鄉里所憚江南命功



臣鍾章為虔州刺史深嫉之圖與凝等議曰章欲滅吾族若
戀土不去禍且及矣領其族泊鄱落等三千餘人且鎧仗蹄
令而後行章不救遂奔湖南特武穆王在位遂善待之仍
下制以凝為永州刺史圖為行軍司馬偃為天策府列校仍
賜凝莊宅居于衡山偃能於馬上挺身而立以示輕捷與荆
南高季興次子雲猛即君閻偃佯落馬雲猛勢未及止偃自
後奮戈一擊墮地因生擒之武穆王終世不為隣國所輕者
偃之力也至其子希範嗣位九溪蠻叛命偃帥兵討之為流
矢所傷死於蠻中希範仍遣使召凝任為從事至希範薨國
亂為江南所滅遂遷金陵為主授以水部員外郎為洪州建
昌縣令未幾又遷江州團練使凝為人不羈好詆諧嘗覽裴

說經杜工部墓詩云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因曰如此裴
說乃劫墓賊耳聞者皆笑及在江州盛夏常患牀燥乃以一
斛盛冷水坐於其間或至終日雖賓友謁見出露其身與之
談笑其簡率如此

沈彬石椁

沈彬宜春人能為歌詩格高逸應進士不第遂遊長沙會武
穆方伯彬獻頌德詩武穆覽而壯之欲辟在幕府以其有足
疾遂止由是往來荆湘間自稱處士邊錫下剝南後主聞其
名召歸金陵令為縣宰彬辭不就遂授金部郎中致仕年八
十九卒初彬營別業於鍾山庭有古柏可百餘尺一旦為迅
雷所擊仆於地自成四片彬視之欣然謂子曰此天所以賜



吾也汝宜以為棺及葬掘地未及丈餘又有石槨有篆文四字云沈彬之槨其制度大小與棺正相稱遂葬之時人異焉

李知損輕薄

李知損官至諫議大夫好輕薄時人謂之李羅至於親友間往還簡牘往引里巷常談為之偶對常有朝士奉使回以土物為贈其意猶望知損不受知損覺之且貽書謝之曰在小子一時間却擬遠去恐大官兩羅裏更不將來乾祐中奉使鄭州時宋彥筠為節度彥筠小字忙兒因宴會宋彥筠酣輒問曰衆人何足下為羅羅隱對曰下官素好為詩其格致大抵如羅隱故衆人為號彥筠曰不然蓋謂足下輕薄如羅隱耳損大怒厲聲曰只令公人皆謂之宋忙兒未必能放牛

滿坐大咲

韓由裴長官捕蝗

乾祐中有裴長官在新鄭縣令時蝗虫為灾新鄭允其本州有令使令躬行率村農掩撲無令散入別縣居無何蝗虫飛散觸處皆是州牧怒下符勅之長官素滑稽因其狀對曰伏以前伴蝗虫背上有翅肚底無糧來特而不自招去時且而固難留止聞者皆咲

高祖二十三條

高祖微異

高祖之為樞密使也每常出入恍然覩人前尊狀若臺省人吏其服色一緋一綠高祖以為不祥深憂之夏河中鳳翔永



興寺廢反詔命高祖征之一舉而三鎮瓦解自是摧頽天下
高祖恐懼居無何忽覩前來者服色緋者改紫綠者改緋高
祖心始安曰彼二人者但見其升不見其降吉兆也未幾遂
為三軍推戴

高祖圍兖州夢孔子

高祖登極改乾佐為廣順是時兖州慕容彥及高祖親征
城將破忽夜夢一人狀貌甚偉異被王者之服謂高祖曰陛
下明日當得城及覺天猶未曉高祖私以為徵兆如此可以
備手於是躬督將士戮力急攻至午而城陷車駕將入有司
請由正方鳴鞘而進遂取別卷轉數曲見一處門墻甚高大
問之云夫子廟高祖意豁然謂近臣曰寡人所夢得非夫子

乎不然何取路於此也因下馬觀之繞升堂覩其聖像一如
夢中所有者大喜叩頭再拜近臣或諫以為天子不合拜異
世陪臣高祖曰夫子大聖也百王取則而又夢告寡人安得
不拜仍以廟側數十家為洒掃戶命孔子禱文宣王者長為
本縣令

慕容彥超鉄胎銀

慕容彥超之被圍也乘城而望見高祖親臨矢石其勢不可
當退而憂之因勉其麾下曰汝等宜為吾盡命吾庫中金銀
如山積若全此城吾盡以為賜汝等勿患富貴頃之有卒私
語曰我知侍中銀皆鉄胎得之何用諸軍聞之稍解鉢未
幾城陷及高祖之入也有司聞其帑藏果其間有銀鉄胎者



果十有七八彥超常令人開質庫有以鉄胎銀質錢者經年後庫吏始覺言之彥超初甚怒頃之謂吏曰此易置耳汝宜偽劄庫墻凡金銀器用泊纈帛等速皆藏匿仍亂散其餘以為賊縱然後申明吾當擒此輩矣庫吏知其教於是彥超下令曰宜令三日內各投狀明言質物色自當倍償之百姓以為然投狀者相維翌日鉄胎銀主果出禽之置之於深屋中使教部曲筆晝夜制造用質府庫此銀是也

世宗問卜

世宗在民間常與鄴中一大高往江陵販賣茶貨見有卜者王虔士其術如神世宗因商往問焉方布卦忽有一著躍出卓然而立卜者大驚曰凡卜筮而著自躍而出者其人貴不可言况

又卓立卜者大驚曰得非為天下之主乎遽起再拜世宗雖伴為詰責而私心甚喜旅中夜置酒與商飲半酣戲曰王虔士以我當為天子若一旦到此足下要何官請言之商曰願得洛京稅院足矣世宗咲曰何望之卑也及承郭氏之後踐祚高尤在召見竟如初言與之

世宗諫高平敗將

世宗之征河東也駐蹕於高平劉崇兼契丹之眾來迎戰王師不利親軍師樊愛能等各退竄世宗赫怒躍馬入陣引五十人直冲崇之牙帳崇方張樂飲酒以示閑暇及其奄至莫不驚駭失次世宗因以奮擊遂敗之追奔于城下凱旋駐蹕潞州乃置酒高會指樊愛能等數人責之曰汝輩欲將寡人



作物貨賣與劉崇耳言訖命壯士擒出皆斬之至於立功之士亦於是日行賞自行伍拔出為軍廂主甚眾其恩威並著皆此類也初劉崇求援於契丹得騎數千及覩世宗兵少侮之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眾宜勿用但以本軍攻戰如此則不惟破敵亦足使契丹見而心服一舉而有兩利諸將以為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不煩足下餘力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洎世宗之入陣也三軍皆賈勇爭進莫不以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救而崇敗

世宗面諭江南使

世宗既平江北駐蹕於淮安以書召偽主主惶恐命鍾謨李

德明為使見世宗德明素有辨辭將以利害說世宗使罷兵世宗具知之乃盛陳兵帥排旗幟戈戟然後引德明等入見世宗謂之曰汝江南自以為唐之後衣冠禮樂世無其比何故與寡人隔一帶水更不發一使奉書相問惟泛海通契丹舍華事夷禮將安在今又聞汝欲以詞說寡人罷兵是將寡人比六國時一群痴漢也汝慎勿言當速歸報汝主今徑來稿軍汝等無悔手於是德明等戰懼不能措一辭即日告歸及見唐主具世宗英烈之狀恐非四方所能敵唐主計無出遂上表服罪且乞以江南之地奉宗廟其修戒貢詞甚哀世宗許之因曰叛則征服則懷寡人之心也乃遣使者責書安之然



後凱旋

世宗詔陳搏

陳搏陝西人能為詩數舉不第慨然有塵外之興隱居華山自是其名大振世宗之在位也以四方未服思欲宇籠兼傑且以搏曾踐塲屋不得志而隱必有奇才遠畧於是召到闕下拜左拾遺搏不就堅乞歸山世宗許之未幾賜之書曰勅陳搏朕以汝高謝人寰棲心物外養太古自然之氣應以微廈士之星既不屈於王侯遂隱志於岩壑樂我中和之化慶于下武之期而能遠涉川途暫來城闕決旬延遇宏益居多白雲莫駐於帝鄉好爵難縻於達士昔堯唐之至聖有巢許為外臣朕雖寡薄庶幾前賢恐山中所缺已令華州刺史

每事供須乍反故山履茲春序緬懷高尚當適所宜故茲撫問想宜知悉即陶穀之詞也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世宗以張昭遠性好古直甚重之因問曰朕欲一賢相卿試為言朝廷誰可昭遠對曰以臣所見莫如李濤世宗常薄濤之為人聞昭遠之舉甚驚曰李濤本非厚重卿舉首此何也昭遠曰且濤事晋高漢祖曾上疏論邠州節度使張彥澤蓄無君心宜早圖之不然必為國患晋祖不納其後契丹南侵彥澤果有中渡之變非賢而何世宗曰卿言甚公然此人終不可於中書安置居無何濤亦卒濤為人不拘礼法與弟澣雖甚雍睦然聚話之際不典之言往往間作澣娶礼部尚書竇



寧國之女人甲稍高成結之夕竇氏出叅濟輟望塵而拜
驚曰大哥風狂耶新婦叅阿伯豈有荅拜儀濟應曰我不風
只將謂是親家母濟且慙且怒既坐竇氏復拜濟又交手當胸
作歇後語曰慙無竇建繆作梁山喏、時聞者無不絕倒

世宗上病龍臺

世宗末年大舉以取幽州契丹聞其親征君臣恐懼沿邊城
壘皆望風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連宵遁去車駕至瓦
橋關探虜得實甚喜以為大勲必集因登高阜以觀六師頃
之有父老百餘輩持牛酒以獻世宗問曰此地何名對曰歷
世相傳謂之病龍臺世宗嘿然遽上馬馳去是夜聖體不豫
翌日病亟有詔回戈未到關而晏駕先是世宗之在民間也

常夢神人以大傘見遺色如鬱金加道經一卷其後遂有天
下及瓦橋不豫之際復夢向之神人來索傘與經夢中還之
驚起謂近侍曰吾夢不祥豈非天命將去耶遂召大臣戒以
後事初幽州聞車駕將至父老或有竊議曰此不足憂且天
子姓柴幽州為燕也燕者烟火之謂也以柴入火不利之兆安
得成功卒如其言

符皇后志操

世宗皇后符氏即魏王彥卿之女時有相工視之次驚竊告
魏王曰此女貴不可言李守貞素有異志因李崇訓聚之札
畢守貞甚有喜色其後據河中叛高祖為樞密使受命出征
后知高祖與其父有舊城破之際據堂門而坐叱諸軍曰我



符魏王女也魏王與樞密太尉弟兄之不若汝等慎勿無禮於是諸軍悚然引退頃之高祖至喜曰此女於百二紛拏之際保全可謂非常人也乃歸之魏王至世宗即位納為皇后既免河中之難其母欲使出家以資福壽后不悅曰死生有命誰能髡首跣足以求苟活也母度不可逼乃止世宗素以后賢又聞不以出家為念愈賢之

郭忠恕責馮道

郭忠恕七歲童子及第富有文學尤工篆隸常有人於龍山得馮迹篆忠恕一見輒誦如宿習乾祐中湘陰公鎮徐州辟為推官周祖入之京師也少主崩於北崗周祖命宰相馮道迎湘陰公將立之至宋州周祖已為三軍推戴忠恕知事變

乃正色責道曰令公累朝大臣今一旦反作脫空漢前功並棄於心安乎道無言以對忠恕因勸湘陰公殺道以奔河東公猶豫未決遂及於禍忠恕竄迹久之晚年尤為輕忽卒以此敗坐除名配流焉

舉子與馮道同名

馮瀛王道之在中書也有舉子李遵校贊所業馮相見之戲謂曰老夫名道其來久矣如以累居相府秀才不可謂不知然亦名道於禮可乎李抗聲曰一對相公是無寸底道字小子是有寸底道字何謂不可也道怡然曰老夫不惟名無寸字亦無寸吾子可謂之寸人矣了無怒色

李穀修陳州孔子廟



李相穀嘗為陳州防禦使三日謁夫子廟但見破屋數間中有一像巍然而已穀嘆息之俄而伶人中有李花開趨進而前獻口號云破落三間屋蕭條一旅人不知負何事生死厄於陳穀驚以謂伶人之詞趨向有如此者遽出俸以修之

江為臨刑賦詩

江為建州人工於詩乾祐中福州王氏國亂為有故人任福州官屬恐禍及一旦亡去將奔江南乃聞道謂為絃數日為且與投江南表其人未去境遭邊吏所擒仍於囊中得所撰表章於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而送為臨刑詞色不撓且曰嵇康之將死也顧日影而彈琴吾今琴則不暇彈賦一篇可矣乃索筆為詩曰銜鼓侵入急西傾日欲斜黃泉無旅店今夜

宿誰家聞者莫不傷之

馮吉好琵琶

馮吉瀛王道之子能彈琵琶世宗常令彈於御前深所善之因號其琵琶曰遠發雷也道以其情業每加謹責而吉攻之逾精道益怒凡與客飲必使庭立而彈之曲罷或賜以束帛命皆負之然後致讖道自以為戒最極矣吉未能悛改既而益自若道度無可奈何嘆曰百工之藝可愛而身賤理使然也此子不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終於此官

韓希載帷箔不修

韓希載仕江南官至諸行侍郎晚年不羈女僕百人每賓客造詣先令女僕與之相見或調戲或毆擊或加以爭奪靴笏



無不曲盡也然後熙載始緩步而出習以為常復有賢人及
燒煉僧數輩每來不升堂入室與女僕雜處國主知之雖怒
以其大臣不欲直指其過因命侍詔畫為畫以賜之使其自
愧而熙載視之安然

何承裕詆諧

何承裕饒州曲江人常為嶺南劉隱從事承裕有逸才為小
詞尤工倡棧酒肆往之流布輿翰林陶穀素不叶世宗之征
河東也書詔填委獨陶當之時何以通籍亦預扈從之數世
宗欲擢用問陶曰何承裕可以知制誥否奏曰承裕好俳發
揮潤色恐非所長世宗遂已何衡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宴
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
不死者耶幸其無恙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高
州卒其放蕩不羈動以滑稽為務也如此

僧賦牡丹詩

僧謙光金陵人也素有才辯江南國主以國師禮之然無羈
檢飲酒如常國主無以禁制而又於諸厨品中尤嗜鵝鰾國
主常與從容語及釋氏果報且問曰吾師莫有志願否寡人
固欲聞之謙光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鸞生四腿鰾長兩腿
足矣國主大咲

契盈屬對

廣順初吳越王據有錢塘時江南未通兩浙貢賦自海路而
至青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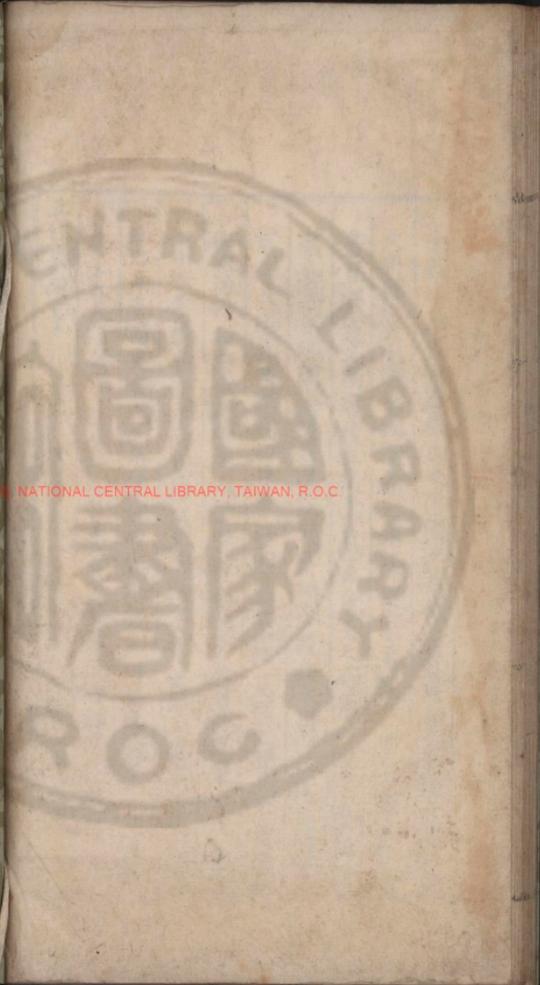


徐鉉別傳附

徐鉉字鼎臣世居攝山之陽園池甚盛宅有米賢亭鉉十歲能屬
文與韓熙載齊名江南謂之韓徐起家為翰林學士歷吏部尚
書直澄心堂南唐後主建為藏書會文之所舊有澄心堂紙精
潔如玉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朝京師求緩兵太祖以禮遣之隨煜至
京師太祖責之鉉對曰臣事江南國亡不能死臣之罪也不當問其
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以為太子率更令太平吳國初直學士院卒年
七十六李璣常使江南見鉉及其弟錯文章嘆曰二陸不能及也錯
仕江南為內史舍人而卒鉉好李斯小篆尤得其妙隸書亦工及贖
為士大夫所得皆珍藏之有集若干卷及搢紳錄傳於世云

五代史補畢





2025.05.1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